

## 一點紅

1。

一片漆黑之中，似乎有什麼在那。草蓆上的那名少年，托起沈甸甸的意識，正捕捉那異樣的感覺。

「咚！」

那是遠處的一聲輕響，離自己好遠。突然，一陣尖銳的聲音劃過，那可能是某扇年久失修的門開闔聲，或是昏沈頭腦對耳鳴的錯覺。

一切又這麼靜謐了下來，像是什麼都沒發生過一般。

那是女人的尖叫聲。

當那名少年意識到時，有些什麼東西已經到了家門口，那似是一種龐大的生物，有著粗重的喘息聲與繁雜卻又異常冷靜的步伐。

「碰！」

那生物破門而入，少年驚恐地跳下草蓆，小心翼翼地走到房門，從縫中望向客廳。

那是一幢幢的黑影，正窺伺著他父母的房間。那些黑影有著一樣的面貌，即使熟悉了黑暗，那少年仍分辨不出，那群有著人型面孔的生物，到底是不是活生生的人。

只見所有黑影緩緩地轉頭，眼角像是撕裂般地撐大，瞪視著從門縫中窺探的少年，那些眼中的瞳孔，有肉食動物捕獵時的專注與興奮。

那少年無聲無息地消失了。

在這安靜的夜晚，一切都像是沒有發生過一樣。

自從住進醫院後，李駿常常夢到這樣的惡夢。夢中的少年，有時換成了一名面色凝重，正在電腦前打字的女人，有時，則是一名中年男子，帶著書氣的黑框圓眼鏡，神色緊張地講著電話。夢中的場景，也從紅磚斑駁的民房，轉換成現代公寓裡的一戶，或廉價旅館的住房。

唯一不變的是，那幢幢黑影駭人的目光。

這已經是這天夜裡第三次驚醒了。李駿滿頭大汗地起身，整個病房裡，沒有任何黑影，只有床上那待著呼吸維持器的老人和李駿自己。醫院裡，微弱的燈光與冷氣帶著異樣的沈重，壓悶他身上的每個毛孔。

那老人是李駿的爺爺，已經八十八歲的他，因為長期的精神疾病導致腦部病變，現在已經無法自理生活，僅仰賴著現代醫學的進步，勉強維持生命。

聽奶奶說，曾非常愛聽廣播。在一九八九春天的某個早上，家人發現，收音機給摔壞了，而爺爺坐在那邊怔怔地發愣。到了醫院，醫生開了些藥，爺爺的情況卻不見好轉，聽別人說，這是老年癡呆，好不了的，自李駿有印象起，爺爺常常呆坐在修好的收音機旁，看著某個誰也不知道的遠方出神。

2。

「請問是李志敏的家屬嗎？」  
值班護士走進來問道

李駿隨即跟了出去，那護士告訴他，爺爺的狀況很危岌，醫生說已經經歷過幾次緊急搶救，依照他身體的狀況，可能已經是極限了，隨時要做好心理準備。

李駿隨即跟著辦了些手續，聯絡了在大陸工作的父母，告知了情況。

「你照顧完爺爺後，就來大陸這邊吧，爸爸幫你找一份工作，大學畢業了，就別待在臺灣，這裡發展起來，沒幾年就有第一桶金……」

李駿掛掉電話。

不知為何，在李駿眼裡的中國，總和父母的中國有著極大的不同。他聽聞了專制極權下，許多維護權利的抗爭者被消失，在臺灣生活的他，實在是難以接受只全然在乎賺錢而忽略人民權利的思考模式。

正當他在想著與父母的異同時，爺爺身旁的心電儀發出尖銳的聲響，李駿吃驚，忙地去按救護鈴，突然眼前一黑，整個人倒了下去。

3。

腦袋一陣巨疼

「喂！喂！你還行吧？快！起來！」  
一名矮悍的粗眉男子，拍著李駿的腦袋瓜說著

「趙班長，他已經醒了，你就別拍了，沒死的怕也給你拍死了。」

李駿猛然坐起身，只見幾名身著土黃色軍服的人或坐或站的圍著他，身上沾染劇黑的焦炭與血漬，那名粗眉男子的胸前，一片殷紅色的血兀自地暈開。

「喂，你搞啥呢？才打場仗，連敬禮都忘了？李排長還在這呢！」  
那粗眉男子大聲道

「趙班長，沒事兒，先休息吧，你的傷讓孫茂先處理一下。」  
那粗眉的趙班長聽了命令，這時一名戴眼鏡的軍人，拿著醫藥箱，走到了趙班長身旁。

「別，你別扶我，我自己能走。」  
趙班長嚷著

隨著兩人到旁邊包紮，李駿這才看清楚周遭的模樣。

那是一座長滿長草的樹林，卻沒有太多生物的聲音。清晨的冷，透出一股肅殺的氣氛，連微弱的太陽光都顯得暗沉。他們處在一個隆起的土丘旁，神情剝悍的趙班長和那戴眼鏡的孫茂，就靠在一棵樹旁包紮。原先那施命令給趙班長的人坐在一塊石上，兩眼炯炯有神，瞳孔烏亮，緊皺的雙眉將額前的肉擠出鋒利的線條，那是看一眼會讓人肅然的軍人氣場。帽上繡著的藍底白日國徽，則隱約地透出光芒。

那是李排長。

在排長身邊，站立著一名身材高大、臉上卻未脫稚氣的士兵，手持著步槍，神色緊張地望著另名雙手後縛的少年，那少年雖穿著軍服，但看那臉色，顯然不是和眼前這群人一夥的。冷峻的臉龐透著與連長相似的剛毅，他默然不語地看著地上，像是在思考著什麼。

李駿發現，自己身上穿著與這些士兵一樣的土黃色軍服，掉在身旁的帽子，一樣是個青天白日的徽章。

「我說你，叫什麼名字？」

周遭氣氛的肅殺，以及排長凝重的神情，李駿滿腹的疑惑與驚恐不得不拋到腦後，專注著回答眼前這名男子的問題。

「李駿，我叫做李駿.....馬字旁的駿。」

「哪個單位的？」

「.....我不知道。」

排長的眉頭皺得更深，眼神原本的溫和忽然轉為銳利。旁邊的年輕士兵慌張地看著排長，略帶遲疑地將手上的步槍槍口對準李駿。就連一旁在包紮的趙班長，也將手槍的保險打開。

那片森林僅有的聲音忽然消失，植物們垂掛著，沒有一點風的氣息，只有李駿的一顆心臟突突地跳著。像是過了好久好久，排長轉回溫和的神情。

「.....吳大民，你說你是在我們陣地中發現他的嗎？」

「報.....報告排長，是的，在匪軍砲彈轟炸我軍附近時，我發現他昏迷在那。」

那年輕士兵大聲地回道。

「好，都把槍收起來。」

年輕士兵移開了槍口，趙班長則向李排長問道

「李排，這樣妥當嗎？」

「我曾聽連上的老陳說過，有人在經歷砲火轟炸後，會失去記憶，看他樣子，也不像共匪裝的。」

趙班長底了點頭，也將警備的姿態卸下。

李駿看著槍口收了回去，他突然發現，原來那不到半分鐘的時間，可以過得這麼漫長，那步槍沒有銳頭，卻可以那麼鋒利。

「我是六零一團第二營第五連第三排排長李寬民，匪軍來犯金門，火力強大，已經搶佔南山、北山，東西一點紅戰線皆有匪軍，營長、副營長皆已光榮戰死，其餘幾個營也被沖散，你現在聽我指揮。」

遠處隱約有些巨響，那名排長臉上絲毫不為所動，有力的聲音透露出令人肅然的威嚴。

「吳大民，拿槍給他，不會用，就教他。」  
那吳大民跑了過來，遞給他一把步槍，李駿愣愣地看著那把槍，回憶起服役時所學的步槍知識。

「去他的，又一個娃娃兵。」  
像是對李駿說的，正在包紮的趙班長咒罵了聲。  
排長則將目光轉向那名雙手後縛的少年，說道  
「你打仗很好啊，射死我們不少弟兄。」  
那名少年面無表情地看著排長，與其他幾個士兵不同的是，他衣服前的鈕扣似乎是個五角星標誌。

「李排長，我說把他給斃了，這麼多弟兄死了，我們現在帶著他，一路上也危險，那時發現他昏迷在彈坑旁，就該結果了他。」  
趙班長臉上雖然沒有血色，但聲音還是中氣十足。  
「趙班長，既然是戰俘，我們就不該濫殺，這你是知道的。」  
說完，李寬民排長轉向那名少年。  
「你說怎麼辦？你是降還是不降？」  
那名共軍不發一語，臉上掠過一陣哀戚與兇狠。

「既然如此，吳大民！把那個拿給我！」  
那吳大民快步地走回裡排長身旁，從身上的包裹拿出一把手槍和帽子。李排長接過，將手槍的保險打開，緩步地走向那名共軍。

手槍槍口，幾乎抵在了那共軍的頭部。

那共軍低下頭，閉上了眼，準備好面對即將到來的死亡。處決前的氣氛是如此凝重，那張力幾乎窒息了李駿。

「喀！」

那是一把沒有子彈的手槍，共軍驚訝地抬起了頭。

「我已經擊斃了匪軍，從現在開始，你就是國民軍，戴上這頂帽子，轉換好心態，既然死過了，就該知道活著的重要。」

李排長扶起她，將帽子和槍，鄭重地教到了那名新生的國民軍手上。

「你叫什麼名字？」

「.....楊子強。」

「好，很好。」

說著，李排長拿著一袋沈甸的包裹給他。

「子彈也一併給你，你槍法很好，我們弟兄死了不少，說實話，我想殺了你，但既然都是中國人，就該為了人民福祉而努力，戰爭無常，仇恨也無濟於事，你死過，也活下來了，就跟著弟兄們一起奮鬥。」

李排長拍了拍他的肩膀。楊子強低下頭，似乎想著什麼，走了神。

孫茂走過來，敬了禮，憂心忡忡地說道

「報告排長，趙班長的傷口嚴重，我們只有基本消毒的藥水跟繃帶，包紮後還是在出血，我們需要盡快到後方將傷口縫合。」

「不，李排長，這孫茂是個讀書人，沒打過仗，這傷只是小事，更大的事我都有過，還不是活了下來，你別顧慮我。」

「趙哥，孫茂是懂醫的，我看不如就讓李駿給你幫把手，咱們執行作戰也快一些，你老班長的經驗非常重要，務必要顧好自己身體。」

聽到與作戰相關，趙班長也就不逞強了。

在短時間內，李駿或親身、或旁觀地經歷了生死，只是這一切來得太突然，還在醫院的他，突然就成為了一名士兵，待到此刻，他才驚駭到不住的喘著氣。眼下，這群人都是真槍實彈，血的鐵鏽味是如此真實，受的傷更不像是假裝的，遠地偶爾的轟隆聲，也實在不是拍戲的場景效果，那是連身體都會悚然的巨響，只怕真有一枚彈轟來，自己就立刻葬身此地。

嚴肅的氣氛和一版一眼的命令不容李駿思考，他強打起精神，回憶起服役時執行上級命令的幹練，立即上前扶起趙班長。

孫茂在替趙班長包紮後，開始修理沉重的發電機。原本負責揹運的士兵被射死，孫茂和李排長便冒險將發電機與無線電拿回，只是兩人遭到流彈射中，雖然身體沒有大礙，發電機卻嚴重受損。

「排長，其他營的部隊會來嗎？」  
吳大民神色緊張地問。

「團長已經交代下來，在收到進一步消息前，我們這營殘存的人員先撤退至這塊林地，觀音亭山那還在死守，團長已協同其他幾營的兵和那邊的駐軍從東西一點紅夾擊，減緩侵略速度，我們只需要等待消息。」

「好的，謝謝排長……」  
吳大民雖然高大，但總是矮著頭，緊張兮兮地吞著口水，時不時抓著癢。

這時趙班長已讓李駿陪他到不遠處一個隱密、視線好的地方守備，觀望附近有無敵軍的動向。那楊子強也坐在附近，眉頭緊皺地想著心事。



遠處好幾個地方都在冒著黑煙，戰況似乎已經陷入膠著，沒有太多槍聲。

趙班長看著遠方的動靜，喃喃地說道

「吳大民跟你一樣，都是個娃娃兵，是了，李排長他弟弟李志敏也是，全部沒打過仗，那時也不知道出海是去哪裡，上面的要我們抓人當兵，我們晚上就一班一班破門去抓，吳大民他就是被我抓來的，反正我們不抓，共產黨也會抓。」

趙班長從懷中取出一支菸，菸嘴上還有濕黏的血跡，班長咧嘴一笑，手腳俐落地從身上拿出幾樣物事，不知用了什麼方法，只不過一下，就點著了菸。

「這樣味道才來勁！」

卜卜地吸了幾口，班長靠著樹幹長吁了一口氣，繼續問道

「你呢？你是被抓過來的嗎？我聽起來，你是閩粵那一代的啊？」李駿遲疑了一下，默默地點了點頭。

「好，既然來了，就把兵當好，做點大事，我那時因為日本鬼子打了我家鄉，這才加入軍隊。只不過，沒想到現在得打自己人。」

班長說著當時如何捱過沒有飯吃的日子、日軍是如何殘暴，講著講著，就停下來，吸了一大口菸，過一會兒，緩緩地道

「當初為了家鄉打仗，卻越打離家鄉越遠，你說，臺灣到底是什麼樣的地方呢，那時聽說就是一個海外的小島，不怕你笑，我來之前甚至連海都沒看過，我年輕，什麼都不怕，但是到了海上，我卻怕了。」

趙班長笑了起來，李駿看見一絲淒苦的神色掠過了趙班長黝黑坑疤的臉，趙班長捻了捻煙，便不發一語地望著遠處的黑煙。

李駿看著趙班長，消化著自醒來後一連串的事件和趙班長所說的話：抗日、國共戰爭、飢荒、金門、侵略……等等！他剛剛提

到李排長的弟弟李志敏嗎！爺爺也在這裡？李駿望向了這夥人身上的衣服，腦內像是有什麼炸了開來。

「趙班長，今年是民國幾年？」

趙班長皺著眉頭

「你腦袋給轟傻啦，今年是民國三十八年，今天是十月二十五號，清醒點！」

李駿喃喃道「民國三十八年……民國三十八年嗎……」

這時，孫茂手邊的發電機突然轟隆隆地響著，無線電傳來尖銳的雜音，又從雜音轉成了一個倉促的人聲

「急報！觀音亭山已失陷！六零一團、六零二團接失去聯繫，請求後方支援！急報！觀音亭山……」

那發電機爆出一陣火光，黑煙冒出。

諾大的樹林霎時沒有半點聲響。

4。

他們正快速地撤往林厝那的村落。

來自前線的消息並未使他們有多餘的時間休息，北方的前線被破，意味著共軍隨時都可能出現。在發電機跟無線電也都壞了的情況下，李排長決定向南後撤，待與後方的友軍會合，再與湖尾那裡的駐軍聯絡，建立防線。

李排長讓孫茂帶頭，趙班長由子強扶著跟隨在後，沒有受傷的吳大民和李駿則帶著裝備和彈藥補給，壓在隊伍的後頭。

李駿忽地想到，是吳大民帶自己到了這裡，於是小聲地問

「大民，你發現我的時候，有沒有什麼異狀？」

吳大民停了下來，看了看已經走得有些距離的排長他們，回道

「我也不清楚，炸彈一過來，我就發現你在彈坑旁，身上卻一點傷跟灰塵也沒有，我們那班的人都死了，只剩我跟趙班長，我就背著你，最後找到了李排長。」

「是這樣啊.....那，你知道李排長弟弟，李志敏的下落嗎？」

「不，我只和趙班長熟，李排長的事我不大了解，可能他也在找弟弟吧，只是昨晚太混亂，希望還平安就好，但這時要找到他實在太難了。」

李駿像是想到了什麼

「大民，你今年幾歲？」

「十五歲」

班長的聲音忽然在李駿腦內響起，大民是被國民軍抓來的，深夜無人的時候，熟睡的孩子忽地被帶走，成了一名直面死亡的士兵，李駿望著眼前的少年，不禁想到，對於大民而言，那些共產的、民主的，他真的懂嗎？在明白何謂光榮與勝利前，就有可能成為橫互於雜草堆的屍體，那自己呢？又是為了什麼原因在這裡呢？

「李駿？李駿對吧？你說這場仗，國民軍會贏嗎？」

吳大民忽然帶著一種異樣的神情問著李駿

「.....應該吧。」

「可是我父親說，國民軍氣數已盡，我想即便這場打贏了，恐怕也是回不去。」

「恩.....」

「你呢？打完仗怎麼辦？」

「我不知道，我現在還不太清楚為什麼我會在這裡，.....大民，那你呢？打完仗你去哪裡？」

「.....我不知道。」

大民低著頭，喃喃地道

「我.....會想辦法回家。」

金門的面積不大，過了個小山頭，他們很快地就遠遠地看到了林厝那裡的聚落，這時，趙班長喊著李駿他們跟上隊伍。

大民看著班長揮舞的手，突然急促地喘著氣，激動了起來。

「大民，你還好嗎」？

李駿關心地问道。

大民忽然緊握著李駿的手，低聲道

「李駿，我算是救了你對吧？剛剛.....我也不知道為什麼要說那些，但是你要替我保密，趙班長雖然對我很好，只是，我始終還是有個家的。」

吳大民快步地跟上隊伍，李駿茫然地望著大民的背影，隨即加快了腳底的步伐。

從遠處看，林厝那的村落已經破敗不堪，看著李駿疑惑的神情，趙班長說道

「我們前陣子到這裡，沒有材料建造防守的碉堡，所以跟著拆民房、祠堂，連海邊的蚵石都拿來建碉堡，物資缺得緊，就連睡覺能有個木板靠著睡都是長官的福利。」

周遭的樹木逐漸減少，天色也早已變得明亮，正當一行人快抵達村落時，李排長跟趙班長的神情卻變得更加凝重。

村落駐軍的哨口就在不遠處，李排長神色一變，吼道

「趴下！找掩護！」

一排子彈激射過來

「噠噠噠噠噠噠！」

除了李排長跟趙班長，誰都不知道那些子彈是從哪裡射來的。

李排長向哨口旁的長草開了幾槍，並朝著趙班長打著手勢。

趙班長拉了吳大民，自己率先領出一條路線，繞至敵人所在長草堆的另個方向，緩緩地匍匐著。李排長則持續地向長草堆中射擊。

李駿被眼前的一切駭住，那震耳欲聾的槍聲撼倒了他，他糾結著可能殺人、被殺的罪惡與害怕，就在這時，他忽然發現旁邊躲在長草堆中的子強，正緩緩地將槍口瞄準了前方。

「噠噠噠噠噠！」

村落裡竄出數個人影，一排子彈掃了過來，子強的右肩頓時鮮血淋漓。

李排長見敵軍人數眾多，從腰間丟出了手榴彈，趙班長那也發現情勢不對，跟著扔出幾個，在哨口的草叢爆出幾個大洞的瞬間，他們邊開著槍，閃身進入了旁邊的樹林。

李排長扶著子強、孫茂扶著趙班長，李駿跟吳大民則跟在後面，他們移動了許久，終於找到了一處易於隱匿的凹地，便就地休息、警戒著四周。

「子強的傷勢有些嚴重，但暫時不傷性命，只要止住血就好。」

孫茂看著子強的傷口說道

「好，其他人呢，趙班長，你沒事吧？」

李排長問道

「好的不得了」

趙班長有氣無力地吐出幾個字。

李駿隱約地感到身上某處劇烈地疼痛著，他低下頭，發現自己的大腿外緣被射穿，腿上兀自留著鮮血。他強押著驚恐，咬著牙從孫茂手中接過藥品，自己綁了起來。李排長點了點頭，剛剛那一場槍戰，火力過於懸殊，受輕傷的他和孫茂身上都掛著幾條血痕。

「吳大民，你呢？」

吳大民喘著氣，對著李排長點了點頭，兩眼無神地低下頭，看向了胸口。

那胸口上有兩個窟窿。

血液汨汨地流了下來，大民這才發現，那原本隱隱生疼的地方，現在居然已感受不到半點痛。

「報.....報告排長，我好像受傷.....」  
吳大民急促地喘著氣，整個人萎靡地倒了下去。

李排長搶過去，扶助了他，讓他輕輕地躺在地上。趙班長、孫茂、李駿也奔到了他的身旁，孫茂手拿著衣物壓在傷口上，鮮血瞬間盈滿了布料，那速度之快，幾乎是宣告著救治的無效，孫茂不需說明情況，「死亡」就緊緊地縛上每個人的心頭。

原本強作鎮定的李駿這時感覺到從骨子裡透出的恐懼，或許剛剛的動作快了點或慢了點，躺在地上的就會是他自己。

除了李駿外的所有人都經歷過這時刻，沒有一人說出傷感的話，只是沈默著。

「我.....我想回家.....」  
大民哭喪著說

「好，就快要到家了，一切都結束了，戰爭都結束了。」  
孫茂輕拭著大民額頭上的汗，柔聲地安慰

吳大民微笑地點了點頭，突然，眼神渙散的他驚恐地大喊  
「班長？排長？你們去哪兒了？我找不到你們了！」

趙班長神情苦澀地看著大民，一雙手緊握著大民的手。  
「怎麼了？我在這裡。」

大民被喉頭的鮮血嗆著，咳了幾聲，氣息忽強忽弱地回道  
「班長.....謝謝你，但是，我好想回家.....對不起。」

趙班長閉起眼睛，將頭靠在了大民沾染鮮血的手上，虔誠地說著  
「好，回家吧，班長不會強迫你了，現在就回家吧。」

大民像是沒聽到一般，恍惚地喃喃到  
「班長.....我好冷，我想回家.....」  
「媽.....爸.....」

那森林裡只剩下微弱的喘氣聲，一吸一吐地掙扎著，最後，全然沒入了寂靜之中。

吳大民臨終前的面孔深深地烙印在每個人心中，那是想家的孩子迷失在廣大的迷宮。

5。

李駿想要逃離這一切

幾分鐘前還活生生的人，就在眼前死了，現在的他即便不想承認這一切的發生，但那腿上的痛楚卻是這麼真實。

光榮戰死、國共爭鬥，這都不甘他的事期，歷史的洪流既然如此滔滔，又怎麼會期待單薄的一人能做什麼？這場仗的勝負已經注定好，他又何必在歷史的必然性中送死，何況，他只是待在醫院裡面，就這麼莫名其妙地過來了，這要人怎麼接受，是人，都想置身事外的。

李駿想要逃走，他只想要和平、想要回去，他寧願是個平民，躲在山溝裡，誰也不得罪，安靜地等待著戰爭過去。只是，吳大民的面孔和死狀卻又像是告訴著他：「非如此不可」。

李駿抗拒著這樣的感受，他告訴自己，他不用對眼前死亡的少年負責，這不是他可以控制的，沒有必要為這個人的死感到任何愧疚的情緒。戰爭不是他願意，死人不是他要求，他喜歡和平喜歡得要死，又怎麼可能真的會去死呢。

李駿不願意去承認，他正在試圖擺脫自己的罪惡感。

他打從心底知道，吳大民又何曾想打仗呢，又怎麼可能想死呢。在烽火四起的年代，卻是沒有人可以置身事外。

有的人奮起抵禦外侮、為理想奮鬥，所有的戰爭可歌可泣，所有死去的人都昇華出了意義，然而，在這些痛苦的、光榮的，都成為了歷史之後，在人健忘的習性面前、在日常齒輪的反覆輾轉中，吳大民那樣的小人物們就這樣與大片大片的血淌成人類記憶中，隱約的一點腥紅。

吳大民的死，就這樣在李駿的腦海中反覆來回，如果真穿越時空回到這裡，穿著一身軍服的他，是不是有什麼使命要完成，是不是一切待找到他爺爺李志敏後就能解答，他也能回到那醫院中？隱約地，他感覺到某個地方不協調，他似乎忘記了一處很重要的細節。

此時，金門西一點紅後方的南山、北山，以及東一點紅那的觀音亭山皆陷落，西南的林厝也被搶佔，共軍侵入的速度極快，李排長不得不快速地整頓好隊伍，讓所有人以更快的速度前往埔頭防線後面的一三二高地。

李駿雖然巴不得轉頭離開，但吳大民的死卻又緊緊攫住他，而他自己一人又難以找到爺爺李志敏，在得知那個不協調感是什麼之前，他沒辦法阻止自己的身體跟著隊伍前進。



此時，已將近中午。

遠處的炮聲轟隆作響，李排長的臉色變得更加難看了。

趙班長看向孫茂，孫茂點了點頭

「是從一三二高地那裡傳來的。」

現在的他們，幾乎是被共軍的急先鋒圍困，共軍已經越過了蒲頭防線，抵達了一三二高地。李排長下令，讓孫茂前去勘查情形，其餘人則在一間毀壞的小廟待命。

李排長看著哨，觀察遠處各類的動靜。趙班長喘的氣更大了，傷口上的血似乎還汨汨地流動，旁邊的子強也臉色蒼白地坐著。

已經過了許久，卻遲遲不見孫茂的身影。

李駿身上的傷口突然劇烈地抽痛著，李駿猛然想起了什麼，看向了楊子強受傷的右肩。看著那傷口，他忽然想起，那時在林厝時的槍戰中，被擊中右肩的子強走了火，打到了吳大民他們所在的草叢，而那時的子強，原本正在瞄準李排長。

是子強殺了大民嗎？

還是其實是身材高碩的大民在撤退時，成了那群共軍極好的靶子呢？

他順著傷口看向了子強，此時子強的目光也迎上了他，李駿心頭一震，只見那對眼睛有著異樣的熟悉感，突然，他發現那雙眼睛有著如同捕食者看到獵物般的激動與不懷好意。

只是，那也僅只是一瞬間的事情，子強隨即若無其事地閉目養神。

李駿原本強壓的恐懼感頓時衝破了理智，那心臟瞬時加壓，跳得如此之快，彷彿要跳了出來。他壓著胸口試圖鎮定，於是他嘗試

假裝，假裝自己什麼都沒發現，假裝他只是不舒服，他巴不得假裝任何事情，只要不是那發現真相的人就好。

他望向趙班長，此時的趙班長眼神變得渙散，李排長則在門口處守備，如果這時他一有可疑的動作，子強手上的步槍就會直接掃過來。

就在李駿恐懼、焦慮的時候，卻是趙班長拿起了槍。

只見神情恍惚的趙班長，拿著槍托，對準自己的腦門一砸，眼神也從渙散變得集中，雖然看來仍勉強支撐，但意識卻是明顯地回來了。

「李駿，你不會用機槍吧？等等可能會有一場惡鬥，最好現在準備準備。」

班長用槍托將自己拄了起來，走到了李駿身旁坐了下來，告訴他機槍佈置的步驟。

李駿依照著指示，將背負的機槍安置在廟牆的破口，趙班長半闔著眼，喃喃地說著步驟，原本警戒的子強，也稍微收了態勢。

此時，趙班長以極低的聲音說道

「繼續你手邊的動作，不要停下、不要聲張，我問你，是子強殺死大民的嗎？」

李駿全身一震，那瞬間他想看向子強，但隨即又想到子強正注意著自己的一舉一動，於是便壓抑著驚訝，繼續裝填彈夾、確認器械。

趙班長不動聲色地又道

「大民身上的傷痕並不像是從正背後打穿，而是從後腰那邊射入，斜向胸口射出，這的確可能是撤退時那村落的匪軍打的，但是從

你們那邊往草叢涉來，卻也是這樣的方位。我剛剛頭昏，敲了下自己，卻莫名地想到這個環節。」

李駿正待回答趙班的當口，李排長低吼了聲，只見一大隊共軍從遠方的樹林竄出，向著破廟直奔過來，李排長下了命令，趙班長立刻就機槍崗位，頓時廟內爆出一陣激響

「噠噠噠噠噠！」

那群共軍沒有料到有軍隊埋伏，前排的一眾士兵立馬倒下，隨即破廟反遭受一陣猛轟，那火力之強使他們不得不匍匐在地，但趙班長卻絲毫不動地在崗位上掃射大片的共軍，槍聲不絕於耳，有幾名膽大的共軍，直接奔向了廟口。

這時，從樹林中爆出無數的子彈，一輛鐵甲怪物從坡地碾壓過來，整整一大隊的共軍頓時死傷無數。

「轟！」

大地為之震撼，那正是此戰役後，被後世稱為金門之熊的 M5A1 戰車。

一切都來得太突然，那戰況幾乎呈一面倒，來不及逃走的共軍甚至舉起武器投降。

李排長攔住一名士兵問明情況，那士兵說，上級已經連同戰車營，從後沙、瓊林、吳厝兵分三路掃蕩敵軍、收復據點。問明指揮是誰，那人回道「是一一八師的李樹蘭師長。」

援軍的到來令李駿鬆了一口氣，回頭一看，只見趙班長在機槍的崗位上動也不動，神情與姿勢仍維持著戰鬥狀態，卻已是死去了多時。

「李排長！趙班長他.....」

李駿轉頭叫喚著李排長，只見陽光忽然熾熱地照射，滿目的白光剝奪了李駿的視線，他隱隱約約地看到，有個人影朝著另一個人影開槍，那持槍的人影緩緩地走了過來。

「你都看到了吧？」

面無表情的子強冷冷地對李駿說道。

在槍響起的瞬間，李駿想起，這雙眼睛為什麼帶給他熟悉的感覺。

6。

醫院外刺眼的陽光，穿透了李駿的眼皮，將他的意識炙了起來。

一道視線也正凝視著李駿。

是床上那原本奄奄一息的爺爺。

爺爺從旁邊的水壺倒了杯水，讓李駿喝下。

「好一點了嗎？」

爺爺慈祥地問著。

李駿感到腦門劇烈地疼痛，彷彿剛剛楊子強的那一槍還在他的腦袋裡。然而，這時的他，卻已經是清醒許多，他知道那個隱隱約約的不協調感是什麼，他望向了爺爺。

眼前的李志敏，有著跟楊子強一樣的眼睛。

「做了一場惡夢吧？」

「李志敏」平靜地說道，自己倒了一杯水。

早上的醫院異樣的安靜，似乎值班的護士都不見似的。

「這個秘密，已經伴隨著我好多年，沒想到現在卻被你知道了。」  
楊子強將水一飲而盡，維持著一樣的平靜。

「不論你信不信，我真的不知道，吳大民是不是我射死的，.....但，或許是吧，我記不清楚了。」  
痛苦緊緊攫住這名老人

「那時，我的確是有想過是不是殺了李排長他們，我就能重回解放軍，我瞄準了他，卻扣不下板機，但那時，卻又意外走了火，射向吳大民那裡。」  
李駿想起當時的情景。

「戰場上死人不是新鮮事，但是遠離了戰場，看著可能是被你殺的人死去，那種感受遠比戰場還要痛苦，在那時，你才會知道，這不完全是戰爭，而是你跟這個人的事情。」  
楊子強眼神混濁，混亂地說著。

「原本李排長的仁慈讓我成了一名國軍，可是自大民死後，我不禁想，是不是重新當一名解放軍，我就能從他死亡的罪惡感中解脫，那就會是戰爭，而不是.....」

楊子強吞了吞口水，喃喃道

「一步錯，步步錯，步步錯.....」

「我們被派去掃蕩村落，那已經破敗不堪，牆壁都是彈孔，我們一間一間丟入手榴彈，確保裡面沒有共.....敵軍潛伏，正當我

們準備轟炸一間老舊的民房時，李排長從窗戶外發現有個老婦人躺在床上，因為殘疾而沒辦法行動，家人也離開，她老得幾乎發不出聲音來，若非李排長發現，她可能也會被轟死。」

「就在我們進去的當口，一名解放軍就這樣從床底竄出來，拿著手槍射傷了我，李排長連開數槍，追了出去，將對方射倒在地，只是，那人卻是我解放軍的同袍，是我弟兄。他認出了我，驚訝卻又充滿恨意地看著我。」

「我到現在都不會忘記那眼神，那時的我慌了，我到底是名國民軍呢，還是解放軍呢？我想起吳大民的死、看著那名弟兄的眼神，頓時，我狠下心，朝著李排長開了槍。」

「那名弟兄過於傷重，隨即死了，李排長則一槍穿頭，斃命了。我告訴自己，我是一名解放軍，自始自終都該是解放軍的，諷刺的是，當我除下那李排長給我的國軍帽時，我發現那上面的名字卻寫著李志敏。」

楊子強一陣苦笑。

「李排長真的是不簡單的一個人啊，其實，放下仇恨，為人民奮鬥，卻不是哪一個奮鬥的士兵希望的？」

印象中那兇惡的楊子強，如今成了眼前老淚縱橫的人。

「告訴我，現在的中國，是不是繁榮了？幸福了？」

李駿看著眼前這名前解放軍，想起那隱喻的夢，說不出一句話來。

「其實我早知道，那年的春天，我早就知道了。」

楊子強嘶啞著嗓子，靜靜地閉上了眼。